

行走看世界,少不了一趟丝路之旅



海拔4500米的那曲 车都吃不了

记者:为了写好这本书,您和考察队进行了实地考察,能否分享一下考察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经历或故事?

张安福:在那曲县古格乡境内,距109国道11千米,有一处峡谷地带,名为卓玛峡谷,这里海拔4700米,林木苍绿,湖光山色,恍若世外桃源。峡谷全长仅15千米,却是“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壮阔山景与清澈风光,令人心旷神怡。回溯历史,那曲地区最早见于史料的政权是古老的象雄,在汉文史籍中被称作“羊同”,承载着藏地的早期文明。

唐蕃古道穿那曲而过,此地海拔尤高。酷热的七月,那曲入夜后,寒意仍会悄然袭来。我们本应第二天早晨七点奔赴可可西里,但是在发动车子的时候发现一直打不着火。我以为是发动机坏了,找了几个修理店,主人还在睡觉(西藏和上海有两个小时的时差),让等到北京时间10点再看。看着瑟瑟发抖的队员,我突然想起,这车子肯定是害了“高原病”,从上海40摄氏度的高温,来到西藏早上只有7摄氏度的那曲,发动机多半是冻住了。我让队员和早晨打扫大街的工人帮我一起推车、挂挡,最后在大家筋疲力尽的时候,车子竟然打着火了。我们一路疾驰200公里,才在路边小镇吃上了早餐。回想想,海拔4500米的那曲,不但人吃不了,汽车也受不了。

沿途的考古发现 青海“血渭大墓”极具代表性

记者: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除了实地考察,还参考了哪些重要的历史文献、考古成果等?有没有发现一些以往被忽视的珍贵资料?

张安福:2015年上映的电影《九层妖塔》曾在全国掀起“考古热”,影视中那座充满魔幻色彩与惊悚氛围的“九层妖塔”,在现实中确有原型——就是热水墓群的“血渭一号大墓”。位于都兰热水乡血渭草原,是已发现的吐蕃时期热水墓群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墓葬。其北郊与自然山岩相连,南部凸出山外,南窄北宽,依山面水,坐北朝南,背后的山脉自东向西绵延起伏,如同两条巨龙横卧在血渭草原之上。

“血渭一号大墓”墓葬呈等腰梯形,南北长约58米,南面宽约65米,北面宽约55米,高约12米。从该墓群的形制来看,是吐谷浑的墓葬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已显露出吐蕃文化的影响。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

赞普去世后,不仅以人殉葬,其生前珍爱的衣物、珠宝,乃至乘坐的马匹、使用的弓箭等物,都会一同入葬;墓冢会建造宏大内室,上覆巨大土堆,土堆之上插立木杆,供后人祭奠。墓冢自上而下,每隔1米左右,便有一层排列整齐横穿冢丘的穿木,计有9层之多,一律为粗细一致的柏木,于是被称为“九层妖塔”。

近些年,唐蕃古道沿途有较多的考古发现。青海“血渭大墓”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座唐代青藏高原大型墓葬。这里有大量反映中原和青藏高原交往的物质资料和文化资料,尤其是中原的丝绸、青藏高原的畜牧特色等,都融入了这本书的内容中,是“用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的重要体现。

文成公主是文化交融共生的化身

记者:在众多与唐蕃古道相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中,文成公主入藏这一题材有哪些独特之处吸引您进行深入挖掘?

张安福:文成公主入藏是研究丝绸之路交通、丝绸之路遗存的重要载体。古代和亲案例虽多,但文成公主的入藏具有开创性。

传统和亲多以财物馈赠为主要形式,仅停留在政治联姻的表层。而文成公主的陪嫁,除珍宝之外,更包含了天文历法典籍、医药著作、农具及农耕技艺等诸多方面。

文成公主入藏70年后,唐朝的另一位公主——金城公主也肩负着同样的使命,踏上了前往吐蕃的征程。作为民族间的和亲大使,和亲的驱动力和民族之间的融合一直是历史的组成部分,是值得重视的内容。

这条自长安出发前往吐蕃的道路,被后世誉为“唐蕃古道”,将唐蕃之间200余年的交流凝聚其中。唐蕃古道也因此从一条单纯的交通线路,转变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其影响的深度与广度,引人探寻。

文成公主入藏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为其修建宫殿,并下令革除吐蕃部分旧俗。在民间层面,相关传说广泛流传:日月山被认为与文成公主摔碎宝镜的传说相关,镜子化为青海湖,镜片则形成日月山;玉树的文成公主庙历经千年,香火绵延不绝,受到藏族、汉族等多民族群众的共同祭拜。这种融合官方与民间叙事的共同的民族记忆,具有珍贵的价值。

记者:书中不仅讲述了文成公主入藏的历史,还涉及沿线诸多历史文化元素,您是如何将这些内容融合在一起的?

张安福:文成公主入藏,走出了一条影响后世的“唐蕃古道”。沿途的马家窑文化、昆仑山,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构筑了中国对西部大地的经典意象。尤其

是昆仑山,海拔5000多米,是入藏所要走过的最高山口。“昆仑”之名,首见于《尚书·禹贡》:“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寂。”意即昆仑等部族皆以皮毛为衣,同属西戎。于是,巍峨高大的昆仑山,在人们的想象中愈发神圣,被誉为“万山之宗”,孕育了无数的神话传说。

正所谓“帝之下都,百神之所在”,在古人眼里,昆仑山是黄河的“发源地”,“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它也是天地间的制高点,“大呼洪崖折浮丘,飞上昆仑山顶头”;更是神秘、自由的化身,“昆仑使者无消息,茂陵烟树生愁色”,“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作家茅盾认为昆仑山可与希腊奥林匹斯山相媲美,奥林匹斯山最高处有天帝宙斯宫殿,以云母为瓦、金银为座,诸神各居其峰,常在此召开群神会议,山高通天,是登天之梯。可以说,昆仑山在诸多叙事中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

正因如此,在书写这段历史时,文成公主作为汉地远嫁吐蕃的和亲公主,自然与国家命运、各民族交融的形象和图景交织,成为文化交融共生的化身。而倒淌河、日月山,则作为汉藏地理分界之处,更化作了文成公主入藏历程中最动人的注脚,凝结着她对故土不竭的思念。

期待“走读丝路丛书”能成为一扇窗口

记者:与其他关于文成公主或唐蕃古道的书籍相比,您这本书的独特价值和视角体现在哪里?

张安福:丝绸之路,特别是高原丝绸之路,是一条文化之路、友谊之路、贸易之路。从丝绸之路的视野出发,编纂一套考察丛书,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在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下,投身这类普及性读物的创作,往往并非多数学者的首选。因此,这样的读物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下,更为亟须,现实价值更为彰显,我期待这套“走读丝路丛书”能成为一扇窗口,让读者借此更好地认识古代丝绸之路交往史,进而达到普及知识、提升认知的目标。

总的来说,这本小书篇幅适中、便携易读,恰适合旅行相伴。书中文句生动鲜活,图文并茂,将严肃的历史叙事化成文成公主入藏时一个个生动故事,阅读门槛不高,能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求知需求。同时,该书将汉藏之地作为整体叙事,可以让读者从更高的维度来了解唐代盛世时期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大义,从而深刻领会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长期性与历史必然性。

据北京青年报 供图/张安福

当时只道是寻常

潘若滋

今年夏天,有一段时间,我天天跟爱人去我家附近的公园跑步,跑5公里。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颗接近圆形的松果,两个人一路踢,从公园一直踢到要过马路的红灯路口;有的时候,跑完步我们一起去买一个冰淇淋,慢慢走回家,一边走一边吃。

然后有一次,他因为骑行摔倒锁骨骨折了,整个八月,都在家里静养。两个人突然就不能一起跑步了。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大概立冬以后,就会彻底好了。

我们的生活模式,是多么容易改变啊。即使看似平常的两个人一起跑步,也不是那么容易持续。

晚上一个人在小区楼下散步,小区的旁边是一块绿地,沿途种了很多梧桐树。它们看起来还是夏天傍晚那种清凉的样子,叶子

还没有开始变黄。那些是高大的二球悬铃木,据说最早是由法国人引入上海法租界的杂交树种,所以也被叫作“法国梧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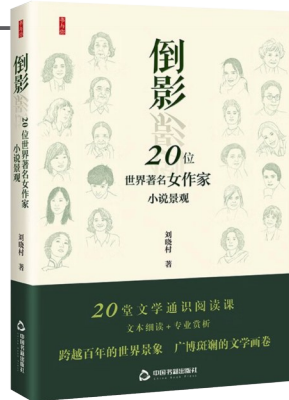
这些天继续在看刘晓村《倒影:20位世界著名女作家小说景观》,里面有很多精辟的见解。在关于萨冈和她的《你好,忧愁》里我看到:“生命里存在需要严肃对待的东西,得付出辛劳、责任和部分自由为代价……不依赖他人获得自身幸福。”“持续性的写作必须要保持专注力、定力和耐性,注定了每一位作家的生活内置必然会是简单朴素的。朴素让他看清世界的本质真相,简单才能保持对写作的专注。作家的生活自有它内在的深刻性和广博度。”“……持续的放松容易导致松懈……没有人能从根上逃避成长和成熟。”

书里也提到了在以色列居住七年、亲身

经历巴以冲突的美国女作家米歇尔·克拉桑迪和她以巴勒斯坦人视角写作的《杏仁树的守望》。前几年我完整地看过这本书,从此以后非常同情巴勒斯坦平民,也理解了暴力和仇恨为何会延续,成为世代无解的纠葛与梦魇。

这就是小说或者说文学的力量吧,你知道那是虚构的,虚构的故事,虚构的人物,但你知道那也是真的。一个令人稍感安慰的消息是,在加沙冲突两周年之际,哈马斯与以色列达成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很多战争开始之初,人们都以为会很快结束,但实则不然,很多人的人生也从此改变。

书里还写到《优雅的刺猬》,小女孩帕洛玛因为虚无准备自杀,于是问题变成如何度过余生?在死的那一刻我们会做什么?



小女孩最终没有自杀,但她用她那种决绝的思考,在我们普通人面前,如微波炉“叮”的一声,给了一个提醒:始终不要忘记,普通的日常生活已经足珍贵,在变化莫测的世界中,在拥有生命的时光里,让每一天都因为勤奋、坚持、热爱而充实。